

科幻惊险

青少年

系列第

5

天堂岛

邢轩礼◎著



远方出版社

青 少 年

惊险科幻系列丛书

⑤天堂岛

邢轩礼 著

远 方 出 版 社

(蒙)新登字(7)号

责任编辑:梁伟明

封面设计:李 扬

青少年惊险科幻系列丛书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|
| ①致命武器 | ⑤天堂岛 |
| ②龙争虎斗 | ⑥超人狂梦 |
| ③生死瞬间 | ⑦高原历险 |
| ④木雕之谜 | ⑧红衫俱乐部 |

青少年惊险科幻系列丛书

⑤天堂岛

邢轩礼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惠州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32 字数:650千字

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000册

ISBN 7-80595-278-7/I·123

(全八册)定价:40.00元 本册定价5.00元

天堂岛

名义上由警方管理的公共殓房，是一个十分阴森的地方。殓房本来就不可能不阴森，但这个殓房，却更在其他的殓房之上。

那是因为，被送到这里来的死人，大都是死于非命的原故。

他们不是跳楼跌死，便是上吊服毒，再不然便是在海面路边发现的无主尸体，或是在车祸中被撞得肢体残破的冤魂。

但这所殓房的设备却很新，如果不是那股特有的阴森诡秘之气的話，乍一看来，倒有一点像文件室，因为四面全是一只一只钢制的长抽屉，里面是放死人的，尸体需要冷藏，所以坐在殓房中心的殓房看守人福伯，不论冬夏，都穿着一件棉衣。

福伯是自从公众殓房成立以来，便在这里工作的，当他刚开始就任这份职位的时候，他每日接触那么多奇形怪状的死人，忍不住心惊肉跳。可是时间一久，他反倒觉得死人远不如活人可怕了。

因为死人不论他的死相是如何可怕，是绝不会再来伤害你的，哪像活人，一面对你笑脸相迎，一面却在背后戳上一刀！

福伯的工作很清闲，有时一整天也未必有事情，他爱坐在那张旧沙发上打瞌睡。这时，放在写字台上的闹钟指出，已是午夜一点钟了，福伯的头一高一低，他正在打瞌睡。

可是，突然间，他被一种奇异的声音惊醒了。

那声音十分奇特，像是有一个人在竭力忍着咳嗽，所以喉间发出了咯咯声。

福伯不禁毛发直竖，他睡意全消，坐了起来。

他在这里工作几年了，一直没有事情发生，他也习惯了在这里打瞌睡，可是刚才他分明听到有一种怪声。这里只有他一个人是活人，其余的全是死人，死人照理是不会发出声音来的啊！

福伯坐直了身子，又仔细倾听着，殓房中冷而静，可以说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福伯又躺了下去。可是他才一躺下，那种怪声，突然又响了起来。

这一次，福伯听得十分清楚，他连忙转头看去，除了一排一排的长抽屉之外，并没有什么，而那种声音还在继续传出来。

福伯甚至可以肯定，那种声音是在三十七号停尸箱中发出来的。

他也记得，三十七号停尸箱中所放的那一个，是晚上才送来的，死相不十分难看，好像是一个人睡着了一样，他年纪十分轻，福伯当时还说了几句可惜之类的话儿。当时，福伯是在可惜着那人年纪轻轻，便成了公共殓房中的住客。

然而如今，当三十七号停尸箱中，不断地发出那种怪声

之际，他的手微微发颤，还想讲几句话，却是一个字也讲不出来。

那种怪声，时断时续，福伯的双眼突得老大，终于鼓足了勇气，断断续续道：“老……老友记……你可是……有什么冤屈么？冤……有头，债……有主，我……福伯……可没……有对不起你的……地方！”

福伯的双眼，一直瞪着那三十七号停尸箱，唯恐忽然有一个僵尸跳了出来。

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前面，却没有注意到身后的门，正被人轻轻的推了开来。

殓房中全是死人，没有什么可偷的，胆子小的人，根本连行近一步都不敢，所以福伯不论日夜，都是不将门锁上的。

这时，门被一寸一寸地推了开来，一点声息也没有，不一会，便被推开了少许，有一个头伸了进来。

如果福伯不是正面对着停尸箱，而是向着门口的话，那么他一定要吓昏过去了！

伸进来的是一个青面獠牙的鬼脸！

那头伸进来之后，身子接着，也轻轻地走了进来。

那头虽然青面獠牙，但是身上所穿的，却是一套质地相当名贵的西装。

而他脸上，戴着一个青面獠牙的面具，识穿了自然不值一笑，在未知底细之前，却也不难将人吓死！福伯这时正望着停尸箱，不知道有人向他一步一步地接近，他在讲完了话之后，正紧张地等待着三十七号停尸箱中，再有异声发出。

可是这时，那三十七号停尸箱中的怪声，却已经停止了。

福伯摇了摇头，心中在想：难道是我听错了，耳花了？看来我也该退休了。

他一面想，一面待要站起身来，走向前去，去察看究竟。

可是，他的身子才直了一直，那个早已来到了他身后的戴着面具的人，却已扬起了右掌，向福伯的颈际，直劈了下来。

“啪”地一声响，那人的掌缘砍在福伯的头颈上，福伯双眼突出，脸上现出了恐怖痛苦之极的神情来，头侧过一边，颈骨断折，惨死在他工作岗位上了。

那个戴着面具的人，发出了一下阴森的冷笑。

在如此阴惨的环境中听来，他那一下冷笑声，简直像是催命无常的厉啸声一样……

白天，秋高气爽，阳光普照。

在警方办公大楼的顶层，秘密工作组主任高翔的办公室中，百叶帘将阳光隔在室外，但是房间中，仍然是十分明亮。

高翔坐在转椅上，正在听电话。

“我看，”他面上现出了十分不耐烦的神色来：“你还是派一个人，或者你自己上来向我详细地叙述一番事情的经过，你在电话中所说的，我也不十分明白，如果有人死了，那正是你们谋杀科的事情！”

“是，可是这件事，十分邪门，”在电话那面讲话的是谋杀调查科的杨科长，他是一个老练的干探，但这时，他的语音之中，却是充满了迷惑。

“你上来吧，我虽然专管疑难杂案，可是你刚说，事情似乎和鬼魂、僵尸有关，我不是张天师，也没有办法的。”他“啪”地放下了电话，口中仍在自言自语：“荒唐，荒唐，一个现代的警务人员，怎可有这种荒唐的脑筋？”

他站起身子来，面上现出不屑的神情，向下望去。

大楼门口的广场上，停着十来辆警车，只要一有警报，这些警车可以在十五分钟内，到达全市最远的角落，这些警车，他都有权指挥，高翔想到这一点，不禁有踌躇满志之感。

他转过身来，却又一眼看到了压在办公桌玻璃下的一张相片。

相片是在郊外的风景区拍摄的，相片中有三个人，他、木兰花和穆秀珍。穆秀珍正在做着鬼脸，木兰花则正在微笑着，镇定、安详，而她的双眸之中，则充满了机智和勇敢的神情。

高翔每天总要对着这张相片怔怔地望上好一会，但是他有勇气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，却没有勇气拿起电话来约木兰花去郊游。

自从市长夫人受了黑龙党的胁迫，诬告木兰花，他误捕了木兰花之后，木兰花和他虽然曾经见过几次，但是态度却十分冷淡，令得他满腹心事无法向木兰花吐露！

高翔正在望着相片发呆，门上便已传来了急促的敲门

声。

“进来！”高翔直起了身子。

门应声而开，进来的正是谋杀调查科的杨科长。他手中还捧着一叠资料。

高翔在警方的地位十分特殊，他是方局长最信任的人，所以所有人对他，都十分尊敬，但这时，杨科长显然因为心绪不宁，而顾不得礼貌了，他不待高翔出声，就坐了下来。

“好，你叙述事情，但尽量简单！”高翔随便地在桌上坐下，他又望了那张相片一下，心中暗叹了一口气。

“今日凌晨，公共殓房的看守员吴福，被人谋杀了！”杨科长紧张地说。

“一件普通的谋杀案。”高翔扬了扬眉，表示有些不耐烦。

“不，”杨科长分辩：“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，在吴福的尸体之旁，另外还有一个尸体。”

“噢，那是谁呢？”

“来历不明，我们到如今为止，还没有获得这另一个死人的资料，那个死人衣着十分名贵，可是脸上却戴着一个鬼面具！”

“唔，”高翔有些开始感到兴趣了。

“吴福是颈部受了重击，颈骨断折而死的，那人则是胸部中刀！”

“会不会是吴福的什么仇人来寻仇，相互格斗而死的呢？”

“不像是，最奇怪的是……是……”杨科长讲到这里，

连呼吸也不禁急促了起来。

“最奇怪的是什么？”高翔俯了俯身子。

“有两具停尸箱被打开，在三十七号停尸箱中的一具尸体不见了。”

“唔，”高翔蹙起了双眉，他也想到事情十分不寻常了。

“还有，十四号停尸箱中那具尸体，口部被利刃割开，经过检查，发现他的两只门牙被人拔去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高翔几乎不相信会有这样的怪事，他大声地问。

“两只门牙，十四号停尸箱中的两只门牙，被人拔走了，三十七号停尸箱中的尸体不见了，这两具尸体，前一具是上午送进殓房的，死者是被车撞死的，后者是晚上送进殓房的，倒毙街头，死因不明。两人的身份来历，却无可稽查。”

“那个……倒毙在吴福身旁的，是不是就是三十七号停尸箱中的尸体？”

“不是，记录中的特征，完全不同，殓房收到尸体时，全都照过相，高主任请看。”杨科长一面说，一面递过三张放大的相片来。

第一张是一个满面沉思的中年人，是十四号停尸箱中，被人拔了牙齿的那个。

第二张是一个瘦削的年轻人，看他的死相，十分安详，那是三十七号停尸箱中的“住客”，也就是失踪了的那个。

第三张则是一个微见发胖的中年人，他的面上，充满了惊讶恐怖的神情，那是他死前最后一个表情，显然在他临死之前，正遇到了一件怪事，恐怖得不可思议的怪事！

在相片的一角，则是那只鬼面具的特写。

高翔看了一会，扬起了第三张相片来，道：“你可有和窃盗犯罪调查科联络过，这个人我是认识的，他是个惯窃，外号叫着鬼脸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姓杜，叫他杜鬼脸。”

“高主任真了不起。”杨科长奉承了高翔一句，“但是，杜鬼脸是惯窃，他到殓房中去做什么呢？他是在殓房中被杀的，他的鲜血全流在殓房的地上。”

“这，我如今在办公室中，也说不上来。”

“那三十七号的尸体，怎么会不见了，十四号的尸体，又怎会被人拔去两只门牙，唉，高主任，我看这件事情非你出动不可，不然只怕永远要成为我们谋杀调查科档案中的悬案了。”

“唔——”高翔沉思着，这种疑难杂案，他本来是极有兴趣的，而且，他更想到，自己可以有藉口和木兰花通电话了。木兰花更是对于一切不可解释的事情最有兴趣的人！

他终于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，我们不妨分头进行，每日交换一次意见。”

“好！好！”杨科长见高翔已经答应，满怀高兴，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我立即去和窃犯调查科联络，索取杜鬼脸的资料。”

高翔也站了起来，送走了杨科长之后，他拿起了电话，又放了下去，放下之后，又取了起来，犹豫了三四次，他终于拨了木兰花的电话。

“铃——铃——铃——”

电话响着，但是却没有谁来听，高翔几乎又要将电话放

下。

但就在这时，“咔”地一声，那面的电话有人接应了，传来的是穆秀珍清脆的声音：“喂，哪一位？”

“嗯——”高翔清了清喉咙，“秀珍，兰花在家么？”

“噢——”穆秀珍拖长了声音，道：“原来是高大主任，兰花姐在倒是在，但是她吩咐过了，你的电话，她不听！”

“喂，不要挂上电话，我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，要告诉她。”高翔急急地说。

“有趣的事情么，你可以告诉我啊！”穆秀珍的回答，令得高翔啼笑皆非。

这时，在木兰花家中，木兰花正在看着早报，她们的起居室中，阳光明媚，穆秀珍向木兰花作了一个鬼脸，木兰花微微一笑。

“唉，秀珍，”高翔抹了抹汗，“你请她来听一听电话，那件事情，当真十分怪，怪得除了她一人之外，谁都解不开这个谜。”

“哼，你看不起我？”

“不是，你请她来听好不好？”

穆秀珍按住了电话，道：“兰花姐，他非要你听不可，看来不听是不行的了。”

木兰花想了一想，站起身来，在穆秀珍的手中，接过了电话，淡淡地道：“早！”

高翔听了木兰花的声音，心情顿时一松，道：“早，好久不见，也好久未曾通电话了。”

“有趣的事就是这个么？”

“当然不，今日凌晨，在公共殓房中，发生了一件十分奇怪的怪事……”

高翔将在公共殓房中所发生的事，详细地讲了一遍，从木兰花脸上的神情看来，可以看得出她正在用心地倾听。

“你对这些怪事，有什么意见？”高翔讲完后问。

“那么，”木兰花的语音仍是十分冷淡，“我的意见是，那三十七号停尸格中死者，可能是一个牙医，他死而复生，一时技痒，就替十四号停尸格中的尸体拔去了两颗门牙，又杀死了杜鬼脸。”

“兰花，你——”高翔不禁啼笑皆非。

“我的意见就是这些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么？”木兰花简直是在逼着高翔收线了。

“唉！”高翔叹了一口气，“话是还有许多，但……慢慢再说吧。”

木兰花放下了电话，穆秀珍已迫不及待地问：“怎么？杜鬼脸死了么？他昨天晚上还来过这里找你的啊，他怎么会死的？”

木兰花在起居室中，来回踱步，好一会才道：“他死在公共殓房中，被人当胸刺了一刀。他是‘空手道’的高手，生平伤了不少人，死在刀下，倒也不必为他可惜，问题就在于，他死前数小时，到这里来找我，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呢？”

“是啊，昨晚你凑巧又不在，他神色焦急，足足等了你几小时，我问他有什么事，不妨对我说，他又一言也不肯说出来。”

“他当时的神态怎么样？”木兰花在电话中，对高翔虽然冷淡，但是高翔对她所说的事情，却也深深引起了她的兴趣。

尤其，据高翔说，杜鬼脸是在凌晨一时左右被刺死的，而杜鬼脸在晚上十时左右曾到她家来找她，一直等到了十一时多才离去。

木兰花当时不在家，要不然，她对于在殓房中所发生的事，或者不致于一头雾水，一无所知了。

“他当时神情焦急，似乎心中有什么急事。”穆秀珍回忆昨晚的情形，“开始时，他双手扭着，不断地踱来踱去，后来的半个小时，他坐在这沙发上，身子不时地扭动着——因为他是出名的惯窃，有神偷之称，所以我唯恐他来偷什么东西，对他的行动，十分注意……”

穆秀珍讲到这里，陡地停了下来。

因为她看到木兰花注视着那只杜鬼脸昨晚所坐过的沙发，像是感到莫大的兴趣。

“噢，兰花姐，你在干什么？”穆秀珍忍不住大声问。

“我敢说，昨天晚上，杜鬼脸坐在这张沙发上，扭动身子之际，一定在这张沙发上做了手脚。”

“做了手脚？”穆秀珍跳了起来，“他想害我们？”

“我想不是，他是在沙发上留下了什么东西，他或许自己知道将要遭到极大的危险了，不能再来见我了，所以便将他要告诉我的事，留了下来，秀珍，你翻开沙发垫子来看看。”

事实上，不等木兰花吩咐，穆秀珍早已奔了过去，将沙

发垫子翻了过来。

果然，在垫子的背后，被划开了一道五吋长短的口子，显然有东西塞在里面，穆秀珍伸手进去，取出了一只拳头大小的纸包来。

“兰花姐，你料事如神，当真有东西在。”

“拆开来看看，别将外面的纸撕破了！”

如果不是木兰花特别提醒的话，心急的穆秀珍一定将外面的纸，三把两把撕成粉碎了。这时，她总算耐着性子，将外面的纸包，解了开来，里面乃是一只十分精致的丝绒盒子。

那种紫红色的丝绒盒子，一望而知是用来放名贵的珍宝的。

“啊呀，不好，”穆秀珍叫了起来，“杜鬼脸偷到了什么珍宝，竟藏到我们这里来了。”

“我说盒子中未必是珍宝，他若是偷到珍宝，藏到我们这里，又到公共殓房去作什么？”

“你说得对，”穆秀珍打开了盒子，向里一看，面上不禁充满了疑惑的神色。

这时候，木兰花是看不到盒中有些什么的，她只看到穆秀珍面上迷惑的神色，她连忙问：“盒子中装的是什么呢？”

穆秀珍将盒子转了过来，道：“你看，一把钳子，像是外科医生用的东西。”

盒子中果然是一把不锈钢的钳子，钳口成圆形，样子很小巧。

“那不是外科医生用的，是牙医用的钳子。”木兰花纠正

着穆秀珍的话，同时，她也陷入了沉思之中。

杜鬼脸留下了一柄牙医用的钳子，他死在公共殓房中，公共殓房中有一具尸体，被拔走了两颗门牙，殓房的看守人颈骨断折而死，一具尸体又神秘失踪……这一连串凌乱、神秘、恐怖，不可思议的事之间，有着什么联系呢？

木兰花站了起来，向花园走去，站在一簇玫瑰花旁边发呆。

穆秀珍是知道木兰花的脾气的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她尽管心中充满了问题，她也不会去发问的，因为她知道问了也是白问，木兰花是绝不会回答她的！木兰花在那簇玫瑰花前站了几分钟，她已将这几件绝无连贯的事，根据事实，将其中几件联了起来。她知道杜鬼脸是“空手道”的高手，而殓房看守人吴福，则是颈骨断折而死的，所以她可以肯定吴福是死在杜鬼脸之手的。

由此可知，杜鬼脸到公共殓房去是有目的的。

他的目的是什么，木兰花无法知道。木兰花想到了一点可能，但是她却觉得自己的想法，未免有点近乎滑稽，所以便立即放开不再去想它。

她所想到的是，杜鬼脸将一只牙科医生用的钳子留在这里，要引起自己的注意，而殓房中有一具尸体，又失去两颗门牙，会不会杜鬼脸到殓房去，是为了替那个死人拔牙的？

替死人拔牙，这未免是十分可笑，近乎滑稽的事情了，所以木兰花不再去想它了。

而她沉思的结果，除了得出结论，是杜鬼脸杀了吴福之外，也一无所得。

她又回到了起居室中，穆秀珍忙道：“怎么样，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木兰花仍不出声，却穿起了外套，向外走去。

“兰花姐，你到哪里去？”

“你在家中，我出去走走。”

“我也去！”穆秀珍在木兰花身后紧随不舍。

木兰花转过身来，严厉地说：“你在家中！”

“在家中就在家中好了！”穆秀珍嘟长着嘴，站住了身子，眼看着木兰花走了开去。

穆秀珍回到了起居室，自己拿自己出气，重重地坐在沙发上，生了一会儿气，又在室中团团乱转，拿起沙发垫来乱抛。

当她抛到第五六只沙发垫时，忽然，从沙发垫中，飞出一张卡片来。

那只沙发垫，正是刚才取出那只牙医钳子的一只，原来在那割破的地方，还有一张卡片在，只不过刚才没有发现罢了。

穆秀珍连忙拾起卡片来，只见卡片上印着三个大字：钱一晴。

在名字上面的则是衔头：德国纽伦堡大学牙科博士，在名字的左下方是地址：群福路三号中央大厦七〇三室。

穆秀珍翻过了卡片来，又看到卡片后面，写着几个潦草的字，用心辨去，似乎是“上排门牙，正中两只”等八个字。

穆秀珍翻来覆去看了一回，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。但是